

黑龙江省严肃处理一起打击报复案

陈林仲被开除党籍 焦泽树等分别受到处分

本报讯 不久前,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委严肃处理了一起打击报复案,对严重违法乱纪的陈林仲和对此案顶替不办的鸡东县个别负责人分别给予处分。中共黑龙江省委已将纪委的报告批转各级党委。

1978年以来,鸡东县交通监理站站长杨春才、原交通科会计艾正元,多次写信和口头向上级领导了打击报复案,对严重违法乱纪的陈林仲和对此案顶替不办的鸡东县个别负责人分别给予处分。中共黑龙江省委已将纪委的报告批转各级党委。

1978年以来,鸡东县交通监理站站长杨春才、原交通科会计艾正元,多次写信和口头向上级领导了打击报复案,对严重违法乱纪的陈林仲和对此案顶替不办的鸡东县个别负责人分别给予处分。中共黑龙江省委已将纪委的报告批转各级党委。

陈林仲并未就此罢休,一面组织人到处抓杨春才,一面整理诬陷杨春才的材料。他让一位专案组成员起草了有交通科6名党委委员签名的“控告”信,“上告”杨春才。陈并指使他人暗地复制杨春才的上访信和给省信访办公室的电报,整理了从1978年3月至6月的所谓“杨春才非组织活动记录”,实际是一份对检举人杨春才跟踪盯梢的报告。最后,陈林仲操纵交通科党委,于1978年11月11日,免去了杨春才县交通监理站站长的职务。

陈林仲在打击杨春才的同时,对艾正元也实行报复。1978年4月,他主持交通科党委扩大会议,有意夸大事实,说艾正元违纪财经纪律,决定艾正元停职反省。尤其严重的,是他们私设公堂,讯逼供;召开扩大、小会对艾正元同志轮番进行批斗,逼他交代所谓和杨春才上告的问题。陈林仲还让专案组拼凑了“十大罪状”,对艾正元进行栽赃诬陷。后来,陈林仲又操纵交通科党委,以

这些诬陷材料为依据,决定给艾正元刑事处分,上公报公案。

对这起严重的打击报复案件,中共鸡东县委个别负责人不仅不端正原则,伸张正义,维护党纪国法,反而利用职权极力袒护包庇陈林仲,特别是在上级党委已三令五申要求严肃处理这起打击报复案的情况下,仍暗中抵制,消极应付,长期顶替不办。1979年12月,中央、省、地信访检查组和地委领导同志听了此案的情况汇报后,一致认为陈林仲实属打击报复。但是,在1980年2月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县委书记唐锡明和副书记焦泽树一唱一和,不同意定打击报复。直到1980年4月3日,县委才勉强定陈林仲为打击报复错误,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就这样,这个案件被拖了二年之久。

为了端正党风,严明党纪国法,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委和有关部门,已对有关人员分别作了严肃处理:给予陈林仲开除党籍处分,行政撤销科(造反起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领导岗位,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

去年12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在批转省纪委《关于陈林仲对检举人严重打击报复和鸡东县委个别别人顶着不办问题的报告》时,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讨论这一案例,紧密联系实际,进一步端正党风。

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公社渔业一大队共产党员周德仔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21年了。他一贯严格要求自己,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受到人们称赞。

1979年3月,香港某渔业发展生产公司经理邀请周德仔去洽谈引进业务。周德仔与香港党部研究后,决定驾船去一趟香港。当天办完事后,就向经理告辞。经理急忙掏出1,000元港币对他他说:“你难得来一次,把这些钱带着,到闹市逛一逛,晚上我陪你到酒楼喝几杯。”周德仔挡住了对方送过来的港币说:“我是为公办事来的,没兴趣逛街,谢谢你的好意。”说完就大步走出,回到自己船上,直向蛇口驶去。

去年9月,女社员黄带娣向周德仔要求去香港探望患病的儿子。周德仔认为她符合条件,便答应了她,并派了一个大队干部去公安局帮她办理出港手续。不久,黄带娣在香港的一个女儿回来接她时,特地到周德仔家里答谢,并说:“我母亲能去港探亲,全靠你大力帮助,不知你还缺什么东西,只要你需要,我都可送给你。”周德仔婉言谢绝说:“我是按政策批准你母亲去港的,用不着什么酬谢。”

近几年来,渔业一大队不断改革旧

具,提高捕鱼技术。他们毫不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香港流动渔民,双方关系非常友好。去年6月,有个流动渔民见周德仔带着十分残旧的手表,便拿出一只崭新的梅花自动日历表送给他。周德仔呵呵一笑,风趣地说:“别看我的表残旧,它跟我有20年的感情,舍不得离开它啊!”拒绝了对方的礼物。

周德仔从不占公家便宜。他的弟弟在别的大队担任生产队长,一次到渔业一大队,看到堆放着许多建筑材料,便想要些钢筋水泥盖房子。周德仔严肃地批评他说:“你是个干部,应当好好替群众办事,可不能来占集体的油水!”

周德仔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大队的干部群众也不放松政治思想工作。去年,大队派一个干部到香港联系鱼货出口业务。这个干部在港私自替人购进两部收录两用机,既不报告海关,又从中多收了一笔钱。周德仔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和教育,还通过这件事,在全大队进行党的政策和法律教育,使大家自觉拒腐蚀,不搞歪门邪道。

在周德仔模范行动的带动下,队里干部群众,不论下海生产,或出港卖鱼货,都能遵纪守法,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曾锦棠

三个战士不怕讥讽坚持学雷锋

海军某部六连战士姚丹、王林川和赵占其不怕讥讽,坚持三年为驻地五保户张洪宏老大娘做好事。

一次,姚丹高高兴兴地来到张大娘家,拿起抹布替大娘擦窗户。有几个小青年怪声怪气的对姚丹说:“喂,到我家去擦擦吧!”话里带几分讥讽。姚丹一听,脸都红到了。他草草擦完玻璃,闷闷不乐的回到连里。

一个星期天,王林川起了个大早,顶风冒雪,背着张大娘赶火车进城,累得满头大汗。上车后,一位旅客问大娘:“这位解放军是你孙子吗?”大娘说:“不是孙子,可比亲孙子还要孝顺哩,今儿他是送俺进城。”旁边几个小青年插话说:“就那回事,表面为别人,实际上为自己。”王林川一听,心里很不是滋味。

战士们做好事的热情受到了冲击。连指导员发现后,立即找他们谈心说:正因为现在社会风气还不够好,才更需要我们革命战士“从我做起”,为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做出榜样。

从这以后,姚丹等三位战士消除了忧虑,做好事的热情更高了。大娘的粮食还没吃完,战士们就提前送来了;大娘的烧火煤快用完了,三个战士又主动地背来了。一天大雨过后,张大娘家不约而同地来了三个战士,这个帮她清扫积水,那个帮她查看房子,这三个战士就是小姚、小王和小赵。张大娘看到这三个戴五星的解放军欣慰及时地赶来了,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沈顺根 张 鸣

德格印经院

翻过海拔五千多米的雀儿山,就到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这里是一座藏族文化古城。德格印经院,就座落在这里。

德格印经院是藏族古老文化的象征之一。它建在山坡上,是一座碉堡式的高楼,宏大壮观,具有藏族古老建筑的独特风格。院前坡地上,翠柳与山花相映,坡下一条小溪终年潺潺地流着。这更加衬托出印经院的典雅和古朴。

德格印经院始建于1739年(清乾隆四年),倡建者是德格土司登巴才仁。他死后,其子贡赞次乃甲错继续主持建造,使印经院初具规模。其后,历代土司不断扩建房屋,增刻书版,才使印经院具有现在的规模。

印经院内有大小藏版库六间,库中版架鳞次栉比。书版是长条形,一般长约二尺,宽三、四寸,厚半寸,两面雕刻,从左右横书,字体清健,刀锋道劲,是少字匠师辛勤劳动的结晶。印经院雕刻版约二十余万块,四、五千种作品。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其中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地理、医药、艺术等学科,是历代藏族人民智慧和经验的记录。

每当藏历四月至八月,是印经院繁忙的印书季节。解放前,近自甘孜城内,远自西藏、甘肃、青海等地的寺庙和藏族各阶层人士,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前来购买或拓印经书。有的印几部,有的有印几十部或几百部,有的甚至印全部《甘珠经》和《丹珠经》。人背马驮,牲口驮来往往,络绎不绝于途。解放后,为了继承和发展藏族文化,全国各有关部门和学校,也先后到印经院来印制了大量的书籍。如1958年北京图书馆曾派专人到德格印经院所存全部刻版书两套,为国内外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佟锦华



怒族的石板粑粑

在青海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系任教的夏日东活佛(藏族)已被晋升为副教授。

新华社记者 樊如钧摄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怒族的石板粑粑

给周副主席带路

高克恭

1936年3月中旬，刚整编不久的工农红军第28军，由陕北来到绥德境内，军部驻在前师家沟。刚安置下来，我们军部的党支部就召开支委会，准备明天打义合。参谋长唐延杰通知我：“军长、政委叫你，你另有任务，马上到他们那里去。”

走进军长、政委的窑洞，没等我开口，军长刘志丹就给我交代任务：“明天，周副主席跟咱们一起打义合，我要一个熟悉情况的同志给他带路，你是当地人，决定要你去担任这个任务。”说完，就把一封介绍信递给了我。信封上写着“周副主席亲白”六个大字。宋任穷政委对我讲：“周副主席就住在后师家沟，你把家人的工作交代给吴科长，就到后师家沟去。到了那里，听从周副主席的指挥，要保证很好地完成任务。”

我把工作交代过后，和通讯员吃了点东西，就出发了。我边走边想，从来没有见过周副主席，这一回就要见到他了，我简直是太幸福了……想着想着，高兴得眉开眼笑。可再一想，给周恩来同志带路，可不是闹着玩的事，这条路怎么个带法，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完不成任务，怎样向军长、政委交代呀，心里又紧张起来。就这样，踩着高低不平的小路，心里七上八下地来到了后师家沟。

警卫参谋带我到了周恩来同志住的地方，一进门，我看着周恩来同志坐在炕桌旁边，脸对着门口，正用一个小梳子梳他那又黑又长的胡子。警卫参谋喊了声报告，转身指着我说：“这是志丹、任穷同志派来的高克恭同志。”周恩来同志马上把梳子装进了口袋，连忙打着手势说：“来，来，请坐，请坐。”

我和周恩来同志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个炕桌。他身穿灰薄棉衣，头戴五星灰帽，风纪扣紧扣着，整

整齐齐，干干净净。他双手交叉搭在胳膊上，满面笑容，看上去是那么坦然，那么和蔼可亲。炕桌中间铺着一张小地图，地图右边放着一个一小搪瓷缸子，左边反扣的瓷碗上，点着一支白色的蜡烛。

周恩来同志问我：“高克恭同志，志丹、任穷同志交代你任务了没有？”我连忙回答：“交代了。”接着，他关心地问了我的经历，28军整编前后的情况。在谈到军部党支部情况的时候，他问：“你们军长、政委在不在这个支部？”我说：“都在我们这个支部。”

“他们也和你们一块开支部会议吗？”“我们开会，他们都参加。”“他们跟其他党员是不是平等的关系？”“是。”

这时，我就把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刚当支部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开支部大会，我叫军长和政委。我说，请军长、政委去参加支部大会。我的话刚刚落，志丹同志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这个人不还真不简单，你这个支部里怎么还有军长、政委呢？我不明白他的意思，还傻乎乎地说，是呀，军长、有政委，宋政委对我说：‘高克恭同志，今后凡通知我们去参加支部会议，你就说志丹、任穷同志，请你们去参加支部大会，不要叫行政职务，因为在党内，所有的党员都是同志，都是平等的关系’。”听我一说，周恩来同志将着胡子仰天大笑起来。他说：“好哇，他们讲得好哇。党内就是这样，所有的党员都是一样的嘛，你们能按组织原则办事，很好！”

他接着问我：“当时把志丹同志关起来，你对这件事怎么看？”我说：“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领袖，把他关起来，我们怎么也想不通。对这件事，我们是有意见

的。”周恩来同志点了点头说：“当时，有些同志在执行政策上有错误，把刘志丹等同志扣起来，是绝对错误的。左倾路线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志丹同志对这件事的处理态度很高，很正确。你们陕北同志应该向志丹同志学习。”

然后，他又详细地问了义合的情况。

天快亮了，周恩来同志毫无倦意，精力仍然很充沛，而我却觉得吃不消了，十分困倦，但我还是以最大的毅力坚持着。周副主席同志一道喝过了稀饭，就准备出发。临走之前，他突然问我：“哎，你这个指导员，怎么还没有个枪呢？”我说：“有，留到警卫参谋那里了。”他显得很高兴，问警卫参谋：“志丹、任穷同志派高克恭同志来给我带路，你怎么把他的枪解了呢？”我连忙回答说：“不是他把我的枪解了的，是我同意留下的。”警卫参谋把枪拿给，周恩来同志接过去仔细看了看，说：“哎，你这个枪不错呀，这是从哪里来的？”我说：“这是打横山缴来的。”“你有多少发子弹？”“三发子弹。”

他转身对警卫参谋讲：“你拿二十发驳壳枪子弹来，送给高克恭同志。”警卫参谋把子弹给了我，我手里拿着子弹，心里高兴得不行了。

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到了离二郎山不远的一个小山上，这儿光亮亮的，连一棵树也没有，临时挖了一个掩体。在这个山顶上，志丹、任穷同志向周恩来同志介绍了战斗的部署情况。然后，他们就到前沿指挥所去了。

打义合，必须先拿下二郎山，因为二郎山是义合的制高点。那时，二郎山有很多敌人，敌人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好得多，他们有机枪、大炮，还有坚固的工事。而我们的枪支有限，子弹又少得可怜，不少战士还拿着大刀、梭镖。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在拂晓前偷袭。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已经天大亮了，还没有拿下二郎山。周恩来同志的心情很不平静，他会一走进掩体里，一会又走到前边的山坡上，用望远镜看着前边

的战斗情况。忽然，他发现有二个连的增援敌人，带到我们附近的一个山头上。他立即命令警卫连长，带着两个警卫连去阻击敌人，并对连长讲：“坚决把敌人压下去！”接着，又派通讯员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志丹和任穷同志。

战斗又在我们身边打响了。警卫连打得相当勇猛，因寡不敌众，眼看就要冲杀上来了。警卫参谋和连长也负了伤。在这万分紧急的形势下，警卫连指导员就要周恩来同志撤下去。可他很镇静地说：“不下去，没有关系，这几个敌人一定能压下去。”

见他撤，指导员又找我商量。我们研究的結果，是把周恩来同志硬架下去。当战士们架他的时候，他很生气。但那有什么办法呢，为了他的安全，当时也只能这么做。

我们撤离不久，志丹和任穷同志亲自带着部队赶到了，一阵猛冲猛打，就把敌人打垮了。周恩来同志叫警卫参谋和警卫连长下去休息。警卫参谋很含热泪说：“周副主席，我的伤不重，我要跟随部队，我没有完成任务。”周恩来同志对他们进行了安慰。在战士们抬下去的时候，他的眼圈都红了。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同志说：“高克恭同志，你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去了。”我给他敬了个礼，慢慢转过身离去。走出不久，回头一看，他还站在那里向我招手，并大声说：“慢慢走。”

1955年国庆节，我正在北京饭店忙于宴会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同志突然走到了我的面前。向我他敬了个礼，一下愣住了，稍停了一会对我讲：“我记得你是刘志丹部队的嘛。”我说：“是。”他用手摸着我的脸，说：“你姓高，我给你带过路。”我回答说：“是，姓高，我叫高克恭。”他紧握着我的手说：“对，对！你叫高克恭。”我握着他那温暖的手，仔细端详他的面容，他满脸带着微笑，可敬可亲。

李太友整理



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

刘澜涛 平杰三 张执一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许多党外朋友和我党同甘苦，共患难，同心协力，始终不渝，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历经考验的老朋友，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有的身陷囹圄，身心备受摧残；有的惨遭折磨，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中国人民永远尊敬和怀念他们。

在我们怀念的这些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和朋友中间，就包括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同志在内。

惊世骇俗的“红色牧师”

余心清，安徽人，1898年生于合肥，长于南京。自幼家道贫寒，小学未读完中途辍学，以种菜、代书糊口。他17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在南京创办的金陵神学院。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战祸连绵，民不聊生。余心清不甘心于做一个传福音基督“福音”的神职人员，却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22年夏，被称为“基督将军”的河南省督军冯玉祥将军，邀请余心清到他的军中担任“随军牧师”。但这个“牧师”与众不同，每次在军内外布道，从不讲“上帝”、“天国”，却大讲世界革命之潮流，中国贫弱之根源，以及革命军人应肩负的救国救民的重任，从而推动了西北军的革命化。一次，泰安德贞中学请他去讲道。他讲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强邻环伺之下，就要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处境；指出中国必须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才能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因此，校方认为这次讲话煽动性很大，影射攻击政府，不许学生在底下谈论。从此，“红色牧师”之名，风传一时。

热心育才的教育家

从1923年至1926年，冯玉祥将军驻军北京，在南苑的团河创办军官子弟学校（又名育德中学），余心清被任为校长。该校从小学到高中班，免费教育出身寒苦的西北军军官子弟。由于严格训练，教育有方，培养了不少人才。在他的影响下，冯玉祥将军还积极支持办起了妇女学校。当时西北军军官家属和女孩多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把他们组织起来，除了学文化外，还学缝纫、机织、毛线编织和医护知识等。一遇战事，家属就到前方护理伤病员，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

此后，余心清一度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冯玉祥将军开办的开封训政学院院长。学员均系县以下地方的行政官员，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辖区各军训练出一批行政管理人员。

后来，余心清又调任冯玉祥将军在山西汾阳创办的铭义中学校长。他亲手制定的校则是：苦读、苦练、苦干。他经常教育生说：“目前国家是什么情况呢？外有强敌压境，内有民权压榨，四方万国胞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你们必须苦学本领，苦练身体，苦干革命，准备随时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他把学生当作士兵来训练，每天出早操，半夜里紧急集合。并设有适应战争需要的体育锻炼身体，如走天桥、爬绳梯等，为抗日作准备。

余心清在冯玉祥将军军中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常常到课堂听老师讲课，查账自习，查铺，抽查学生食堂账目，关心学生伙食和健康，深得学生的拥护。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学员，不少是西北军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流汗流血；有的后来走上了

革命的道路，成为解放军的将领，如彭雪枫将军，就曾是团河军官子弟学校的学

坚持抗战的爱国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东北大规模武装入侵。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可耻政策，以致东三省三万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入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此时冯玉祥将军正息影泰鲁。激于民族义愤，以在野之身，起而号召抗日，奔走四出联络反蒋抗日力量。余心清多方派员，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联络桂系、粤系以及四川的反蒋军事力量，策划共同抗日。1933年3月，日军开始侵入华北地区，北方风云紧急。5月26日，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帮助下，在察哈尔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举起了抗日义旗，冯玉祥将军任总司令，冯玉祥、冯玉祥、冯玉祥等是抗战最有力的将领，余心清任总务处长，并兼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他竭尽全力，保证前方的军需供应，做好后方的安定工作。为抗日同盟军的对日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援。7月12日，抗日同盟军经过浴血苦战，收复了多伦等四县，光复了察哈尔全部失地，振奋了全国人心。

就在这个关键时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蒋介石，加冯玉祥将军以“破坏国策”的罪名，调十三个师的兵力，勾结日军从空中和陆地夹击抗日同盟军，同时施展挑拨离间、重金收买等鬼域伎俩，从内部瓦解、破坏抗日同盟军。在此险恶形势下，冯玉祥将军被迫去职，抗日同盟军功败垂成。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剿共前线，阴谋借刀消灭反共。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为达到联合反蒋抗日的目的，在福建发动了“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改元易帜，与蒋介石的南京卖国政府公开决裂。这个时期，余心清作为冯玉祥将军的全权代表，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余心清是由七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在会上发表反蒋抗日救国的讲话。大会通过了宣言，公布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派张云逸同志代表参加

根据实际情

况，在人民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即决心以武力来消灭它，抽调二、三十万大军入闽，同时从空中猛烈轰炸。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孤军奋战，加以内战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也没有予以很好的配合，历时三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

至1934年2月中旬便失败了。余心清受到蒋介石的明令通缉，流亡到日本去避难。

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

1935年夏，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余心清不顾被蒋政府逮捕的危险，潜回国内，继续从事反蒋活动。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余心清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领导下，肩负起在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是冯玉祥将军的旧部，余心清利用西北军过去的关系进行工作。当时，蒋介石还未承认我为“合法”政党，红军也尚未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党为了发动山东地区的抗战，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特派张经武、彭雪枫、张震等同志为我党代表，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与韩复榘合作，借其公开合法地位，帮助该集团军建立政治工作，办起了政治工作训练班，由余心清出任政训处中将处长兼政治工作训练班主任。动员员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平津流亡学生千余人考入该训练班。余心清聘请了原在北大各大学任教的我党党员和左派教授张友渔、黄任敏、齐燕铭、许德绥等为教官，讲授国际形势、中日问题、游击战术、动员员及等课程。学员结业后，分配到临沂、德州、烟台、聊城等各地，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在山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今天我党军队中的不少高级干部，是当时到这个训练班的学员。

1939年，余心清到重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策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廉洁奉公，不辞劳苦，大力开展救济难民和收容孤儿的工作。曾到过华北，并到了解放区。他亲眼看到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团结、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内心极为倾慕。

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面目日益暴露。1944年，余心清参加了接受我党领导下的国民党内进步组织——中国国民党同盟（即“小民主”），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余心清与徐冰同志直接联系，积极开展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余心清决定北上之前，曾向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面请示行，他们希望他尽可能把北方一些“杂牌”军争取过来，孤立蒋介石，策应解放大军。同年10月，余心清将冯玉祥将军的旧部、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之邀，到北平任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以北平为基地，积极开展民主生活和争取孙连仲起义的工作，在他的住处，曾经开过多少次秘密会议，也举行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他邀请许多知名的大大学教授，一道讨论国际形势。一些革命同志，在他这里暂住避难。徐冰同志常常约他到这里会面，布置工作。余心清同许多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也在这里接头。在蒋介石特务密布的白色恐怖下，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只有一条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他曾叮嘱他的妻刘兰华：“我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万有一那一天，我把母亲和孩子都托付给你了，千万把孩子培养成人，继

承我没有做完的事业。”

1947年，被迫流亡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发表了轰动中外的《告全国同胞书》，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反对美国援蒋打内战，支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青年学生。冯在国内的一些旧部，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或为保全个人的禄位，纷纷去信劝他勿发反蒋政府言论，有的还对冯进行人身攻击。唯有余心清满腔热情地去信说：“故国情势，已到最后关头，不治之症，待其死矣。……腐枝不去，新干不生，黑夜深时天破晓。自先生之言论，隔洋传来，使青年朋友兴起，使舆论激动，使腐败当道震惧，使老百姓寄以最大希望。此所谓‘一言九鼎’，‘一语千钧’，而国际人士，更引起重视。”

1947年中，由于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在余心清的耐心争取下，孙连仲开始动摇，表示愿与我方洽谈。余心清当即打电报给周恩来同志说：“孙次公来信，请速派负责同志来。”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即就此事对我北平地下党同志作了指示，指出这是华北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不幸，党的秘密电台被敌人侦破，中央领导同志的电文记录稿及其他一些电稿未及销毁，导致了余心清和我党一大批优秀同志被捕，时间是1947年9月26日。余心清在被捕前，还通知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迅速转移。在狱中，余心清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他的供词就是讨蒋的檄文。他写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全国的人，都不愿打内战。国家的人力、财力，也不许打内战。穷兵黩武，后患堪虞！仁兄见智，非我所闻。年已半百，死当其时。”他一度与几位共产党员同囚一室，他从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1948年5月27日，余心清写下了真挚感人的遗囑：“中国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灭亡。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

黑暗的头，也就是光明的开始。当蒋家王朝覆灭前夕，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上台，经我党大力营救，余心清获释出狱。当即派人搀扶他到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

全国解放后，余心清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意气风发，精力旺盛地投入了建国后的繁重工作。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他在政府机关、外事活动、民族事务、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余心清于开国之初任典礼局局长时，与外交部有关同志一起，参照各国礼仪，并为我国制订了最初的外交礼仪规定，并把各国、省、市际外交负责人调来北京学习。在他任典礼局局长任内，没有设过他副职，事

无巨细都由他过问，事事都处理得有条不紊。记得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上讲：“现在各部门都在叫叫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嘛！”

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政务院系统的事务工作，头绪纷繁，任务艰巨，他一再教育工作人员要认识这一工作的政治意义，不能有丝毫马虎。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有一次由他负责安排选举事务，他事先召集工作人员，就发票、投票、检票、计数以及代表从座席到票箱投票的最短路线等各个环节，都作了具体细致的布置，圆满地完成了庄严的选举任务。余心清同志对下的工作人员，要求是严格的，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粗心大意。

不可侮辱的志士

余心清是我党的真朋友、好同志。然而令人愤慨不平的是，他没有死在蒋介石的铁牢之中，却死在十年浩劫的暴政之下。1966年9月4日，余心清同志不能忍受对他的那种人身侮辱，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封建法西斯淫威，悲壮地倒下了。

余心清辞世前，致书周恩来同志，以他一向为人的坦率，对当时那种群众运动之方式，残酷法制，“横扫一切”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他殷切表示，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曲折，但一颗为人民事业的心是始终一贯的。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我们党、对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信赖和感念之情。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垮台后，齐燕铭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便抓了对余心清同志的平反昭雪工作。1978年10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余心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这时燕铭同志已是重病缠身，住在医院。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礼堂主持追悼大会。当时，叶仲勋同志恢复工作不久，远在广州，闻讯后于追悼会当天打电话到北京，以他个人的名义送了花圈，并通知他的夫人齐心代表他参加追悼会。当时，谁也没料想到，几天后召开的追悼会，便是燕铭同志的最后一次生死的革命情谊，是感人至深的。

并非额外的话

十年浩劫，人妖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活活地失去了很多好同志、好朋友，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我们人民的幸！

现在，被颠倒的历史，终于颠倒了过来。杀者被押到被告席上，受到应有的判处，罪恶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殉难者将留芳后世，永留纪念。

革命总是人越多越好，不仅要要有强大的主力军，而且要有广大的同盟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许多和我们党合作共事的朋友，多则在四十年以上，少则也有三十来年的历史了。这样漫长的岁月，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无论是我党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在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总是始终如一地信任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为革命作出贡献。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情谊，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艰难险阻。恩格斯说得好：“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中国古语也说：“多难兴邦”。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沿着三中全会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我们就一定胜利！



这种出版“热”应该冷却

伍杰

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出版社相继刮起了一股出版旧小说之风。在这股风中，最突出的是《三侠五义》“热”。据了解，已有10个省市出版社争相出版，印数达446万册，这样的印数，几乎达到了十多年来印古今中外名著及现代文艺作品的高峰。除了《三侠五义》，不少出版社还争相出版《杨家将演义》、《侠女奇缘》、《侠女风月传》、《济公传》、《龙图耳录》、《施公案》、《呼延庆打擂》等等。

《三侠五义》印销如此之多，是历史少见现象。解放后三十年间只有两个出版社印过这本书，印数也只有36.8万册。解放前，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有个别书局和一些杂牌书店相继印行过。但是，印数都很小。当时，在读者中有些威信的大书店，是很少出版这类图书的。《三侠五义》是清末侠义、公案小

说的代表作。主要描写侠义协助清官，打击奸佞、除暴安良的故事。书中歌颂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德，宣扬了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对于这样的书，少量出版，也是可以。但把它列为古今中外文艺各书之冠，大量印行，这难道不应引起人们的深思吗？

有人说，出版《三侠五义》一类的书，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爱好和需要。当然出书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看，应该考虑读者的要求、兴趣和爱好。但是，我们万万不能忘记为了实现四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出版社所肩负的重大责任；我们要满足读者了解历史，学习革命传统的需要，要满足读者长知识、学文化的要求等等，而对一些读者者，不合理、不正当、不健康的兴趣和追求，必须正确引导。再说，读者的爱好、兴趣、要求，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出

版部门在组织创作方面多下功夫，出版更多的优秀作品，大量印行，读者也一定十分高兴。现在不是有许多优秀文学名著早已脱销，读者很不满意吗？

有的出版社认为出版这类旧小说能赚大钱，是个生财之道。出版机构考虑经济效益，为国家多创造和积累财富，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出版社不能等同于一般生物物质产品方面的企业，它是党的宣传工具，党要用这个宣传武器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要时刻注意各种出版物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效益。这是社会主义出版部门和资产阶级的出版业的本质区别。

我认为：大量印销旧小说之风应该制止，出版《三侠五义》这类书籍“热”应该冷却！必须重印的旧小说，对印数也要严格控制。



山泉流过的地方

周浩

山高，林密。一股清泉，在这崇山峻岭中，千回百折，潺潺流去……

泉边，每当轻纱似的晨雾缭绕着山腰，百鸟在树林中迎着太阳婉转歌唱的时候，每当夕阳的余晖给群山投下一道道阴影，沉沉的夜幕开始笼罩山野的时候，人们总会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背上背着一个小孩，有说有笑地从这里走过。

一天早晨，她俩来到泉边，小女孩突然叫道：“老师，快放下我！”

“山青，你要干什么？”姑娘不解地问。

“你看，花！我要采两朵！”

“山青，你很喜欢花，是吗？”姑娘问。

“对，我喜欢花，可是更喜欢你。我妈说，你人长得美，花一样好看，心比花还美得多！”

“山青，你很喜欢花，是吗？”姑娘问。

“对，我喜欢花，可是更喜欢你。我妈说，你人长得美，花一样好看，心比花还美得多！”

“山青，你很喜欢花，是吗？”姑娘问。

“山青，你很喜欢花，是吗？”姑娘问。

“对，我喜欢花，可是更喜欢你。我妈说，你人长得美，花一样好看，心比花还美得多！”

“山青，你很喜欢花，是吗？”姑娘问。

“对，我喜欢花，可是更喜欢你。我妈说，你人长得美，花一样好看，心比花还美得多！”

“山青，你很喜欢花，是吗？”姑娘问。

夜露滴流的泉水声，她的心中就会涌起一股甜蜜的感情。

她永远记得第一次看到山青时的情景，那是到这里后不久的一个下午，她去家访。走到学生万水秀的家，她不禁愣住了；万水秀的家里姐姐——一个因下肢瘫痪的小女孩，正大声哭喊着要上学。母亲无可奈何，一边哄着孩子，一边也擦起衣襟擦着眼泪。看到这些，她的心碎了。女性的怜爱她和教师的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她含着满眶泪水，抱起那可爱的小姑娘，对她母亲说：“大婶，别伤心，你准备准备吧，从明天起，我背她去上学！”

在孩子母亲的道谢声中，她掏出手帕擦去小女孩脸上的泪痕，亲了亲她，问：“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万山青。”小姑娘羞涩地回答。

“山青”“水秀”，这姊妹俩的名字取得多好啊！是的，这里是山青水秀的地方，可又是闭塞落后的地方。这里多么需要文化的人啊！想到这里，她的心中第一次涌起了一种庄严神圣的感情……

三年过去了，三年来，风风雨雨，朝朝暮暮，她从不同断地按时接送着万山青。她是她的老师，她用知识的甘泉滋润着小姑娘的心。她又是她可敬可爱的大姐，她把女性的温柔和爱，倾注在这不幸的孩子身上。

崎岖不平而又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印满了她的足迹；一年四季永流不断的泉水，一次又一次地记下她的身影。她在这里生活着，工作着，象一条山泉流过的地方……



火

球

王涵

谢觉哉同志曾经称赞雷锋：“做出了革命战士的表率：任何恶浊腐败就要被焚毁，任何黑暗触着就要被照亮。”但是，今天却听到了这样一种议论，说“雷锋是极左的产物”。照这个观点，雷锋精神的自然不宜再提倡。这显然是极端错误的。

雷锋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新人，是党培养出来的共产主义战士之一，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号召我们大家学习的光辉典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雷锋精神，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面貌，我们党的名称就叫共产党，我们就是要提倡共产主义思想，如果认为雷锋是“极左的产物”，雷锋精神是一种“超越现实可能的理想主义”，这岂不是把发扬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也否定了吗？如果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地主资产阶级的沉渣泛起，并且合法地蔓延，我们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确，雷锋是伟大的，他站在我们时代的前头，向共产主义革命的高峰前进，但雷锋又是平凡的，不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大完美”式的人物，人人都可以学习他，曾经出现过的成千上万的雷锋式的人物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又继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雷锋式的青少年更证明了这一点。伟大而平凡，可敬又可学，这正是雷锋不仅在六十年代而且在今天仍然是广大青年学习的楷模的原因所在。雷锋是我们伟大时代的产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的火热”，雷锋这个“火球”发出的火光，照在那些活着就是为了使自自己活得更美好的人身上，难道没有某种灼痛之感。但是雷锋同志那闪闪发光的思想，放射出的巨大热力，将激励我们广大的青少年和人民群众奋发前行！

春啊！就在这里！

春在祖国各族人民的怀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春在守卫疆土的战士胸膛里，



慢跑

冯亦代

九、十月里，纽约六点多钟天才大亮。有一天我忽发雅兴，一清早便下楼到街头去活动活动。我住在东50条街一家旅馆的9楼上，每天进出总有点脚不着地的感觉，而且屋子里有“空调”，不能经常开窗，这跟我严冬还要开窗睡觉的习惯，大相径庭。因此我渴望能在空旷处去亲近新鲜空气。纽约的街道高楼，满是大玻璃窗，可从来没有看见有一扇窗敞开的，我想，也许美国人喜欢在周末郊游，和他们平日不得吸一口新鲜空气有关吧。

站在街角，正打不定主意是否穿过街去，到街尽头去看东河，将地里面传来一声苍老的声音：“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当然是中国人，北京来的。您这么早在这里……”

“我在跑慢跑。从我家里出来，打个来回约摸一英里，我跑一半，在这儿休息一会，再跑回去。”

我这才上打量着她，见她满头银发，眼角上全是皱纹，显然青春早逝，老境已暮。我有意在

对话中套她的年龄，因为陌生人同年龄是十分唐突无礼的，可她却爽快，先问我年龄了。我告诉了她，于是顺口问起她来。她说：“你猜。”

“哈哈，下辈子！我前几天刚过七十五岁生日。想想看，七十五岁的老太太每天跑步一英里，尽管是慢跑，除去雨天，坚持下来要多大的毅力和恒心。也许人们会说这是个例外，但是从我所遇到的人，她不过是个老人中的一个而已。慢跑在美国成了一种风气。清晨，傍晚，甚至午夜，都有人在街上跑。老年的，中年的，年轻的各式人等一应俱全。不独在纽约常见，我到过几个城市，都看到有人在跑。”

有一天，我去旧金山参观海角炮台陈列馆，停车场上摆满了汽车。我以为参观陈列馆的人一定很多。可要进门时门口的武装卫兵预备关门闭馆了。由于我们是北京来的中国人，才让我们进去。归途中看见路上有不少男女老人在慢跑，才解开这个哑谜。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我想到的是在国内看病的，多次见到病人在和大夫喋喋不休地要用名贵药品，同时又在某招待所的抽屉里，发现一袋袋名贵的药片弃置无用。似乎争用名贵药品和进贡药品也成了某种歪风，因为看到这类事的并不止我一人，原因大概是不用自己花钱的缘故。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UHMW—PE)

北京助剂二厂出品——新型工程塑料

质量优良 价格便宜
欢迎选购 数量不限

用途：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分子量为60—250万左右）具有优良的自润滑性，轻负荷承载特性，优越的耐高温和低温性，极高的耐磨性（比不锈钢大四倍），很低的摩擦系数，优良的耐化学腐蚀性、耐冲击、耐疲劳和无毒性以及优良的耐环境应力开裂特性等。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可以制造各种产品如纺织机器零件、过滤器材料、衬套、各种齿轮、人造关节、食品蒸煮袋等等。

联系处：北京助剂二厂供销科
厂址：永定门外东家庄路69号
电话：76.1886 电报挂号：1886
邮政编码：100075

山东泰安起重运输机械工业公司

为您提供——理想的起重运输机械

QY₂液压汽车起重机，QY₃型液压汽车起重机和CPC₂型平衡式叉车，均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定型产品。保证质量，实行三包，信守合同，供应配件，代办托运，欢迎订购。

地址：泰安城 电话：2733 电报挂号：6551

天津市第四机床厂

质量信得过产品

注册 商标

我厂是生产钻铣床的专业厂。拥有雄厚的技术能力和较先进的精密测试手段。本厂生产的各种钻铣床质量稳定。Z3063×20型摇臂钻床1979年荣获天津市优质产品称号。被第一机械工业部命名为质量“信得过”产品。在国内外交有一定信誉。远销美国、日本、东德等十六个国家。颇受国内外用户好评。

Z3063×20型摇臂钻床
最大钻孔直径 63毫米
主轴转速级数 16级
主轴转速范围20—1600转/分
主电机功率 6.5千瓦

Z3563×20/16型滑座式万向摇臂钻床
最大钻孔直径 63毫米
主轴转速级数 16级
主轴转速范围12.5—1000转/分
主电机功率 5.5千瓦

Z3080×20型摇臂钻床
最大钻孔直径 80毫米
主轴转速级数 16级
主轴转速范围 20—1600转/分
主电机功率 7.5千瓦

T618型卧式镗床
主轴直径 83毫米
主轴转速级数 18级
主轴转速范围 8—1000转/分
主电机功率 6.5千瓦

Z3125万向摇臂钻床
最大钻孔直径 25毫米
主轴转速级数 8级
主轴转速范围 24—2400转/分
主电机功率 1.1/1.5千瓦

T6111型卧式镗床
主轴直径 110毫米
主轴转速级数 23级
主轴转速范围 6.3—10000转/分
主电机功率 10千瓦

为用户提供服务项目：
维修配件 机床大修
安装调试 技术代培
特殊订货等
欢迎来函来厂洽谈

厂址：天津市北郊区兴淀公路 电话：6.2040 6.2518 电报：1384